

楔子 重蹈覆轍

「少奶奶。」白芯慌慌張張跑進來，面上驚疑不定，直奔到晴蘭面前雙膝跪地。

「怎麼了？」晴蘭隱憂上心，又發生什麼事？

「是丹雲，她出事了。」丹雲和白芯是承恩侯府給的陪嫁丫頭，幾年來隨侍左右，成為晴蘭的左右手。

「丹雲一早被大少爺命人帶走，奴婢以為大少爺傳她去問幾句話，可她一直沒回來，方才奴婢讓人到前頭問問，來人回話，說她挨板子了。」

晴蘭蹙眉，丹雲是她的人，便是行差踏錯，賀巽也不該越俎代庖。

白芯吸口氣後續道：「出門前，丹雲曾告訴奴婢，倘若她回不來，讓奴婢在少奶奶面前幫她磕幾個頭，就說少奶奶的恩德來生再報，這話令奴婢不安極了。」

來生？這麼嚴重？她犯了什麼錯？

「別急，妳先起來，我去問問清楚。」

話音方落，碰地一聲，門被踹開，怒氣滔天的賀巽大步跨進屋裡，他沉著臉，在發現跪在地上的白芯時，一腳將她踢翻。

賀巽性格向來克制隱忍，情緒鮮少外露，這般生氣是……

沉靜的目光望向賀巽，晴蘭想不透問題所在，他的視線在她身上凝結，裡頭有說不清的複雜情緒。

晴蘭皮膚本來就白皙，因為她不喜脂粉，所以只薄薄地抹了層香膏，淡淡的蘭香鑽入鼻息，這氣味總令他沉淪不已。

冬日陽光照進小花廳裡，更襯得她的皮膚像宣紙般脆弱，似乎一碰就會破掉，幾絲如鴉羽似的頭髮柔柔地散在頰邊，讓美麗的她更秀麗明媚、更像個瓷人兒，只是頸間的指印轉為青紫，破壞了她的完美。

那是他動的手，是他用來恫嚇她、逼迫她不許對媛希使手段的證據，可是膽大妄為的她……沒有記取教訓……

他大步上前，抓住她的雙肩往後推，晴蘭抗衡不住，接連退了好幾步，直到背脊撞上冰冷牆面，一陣疼痛猛地襲來，痛得她齙牙咧嘴。

心，酸楚得厲害……胸腹間那口氣，吐不出也吞不下。

別啊，不是已經絕望，怎還能哀傷？不是已經斷絕希冀，怎還難受？

她應該用鋼鐵打造一副護具，好好護住自己的心臟，免得一再一再的心碎，免得碎成齏粉，風吹灰散。

堅持對上他的眼，那雙很久以前就喜歡上的眼睛，幽幽暗暗的，如一汪無底的深泉，裡頭正冒著一簇奇異的火燄，似是憤怒、似是失望，明暗交替、變換莫測。晴蘭能夠讀懂他每個細微表情，她知道他非常生氣，並且正極力壓抑憤怒。

所以呢？前次認定她調查他，這回又認定了什麼？

他咬緊牙根，啞聲問：「為什麼非要弄死媛希？王嬈嬈的事我已經解釋過，妳為什麼非要恨她入骨？」

「我是恨她入骨，但我真沒有想弄死她，我之前說的不過氣話。」

「別把我當傻子，也別用謊話唬弄我。」

「在你認知裡，夏媛希所言都是真話，凡出自我口的皆謊言，對嗎？」
她的意思是……他自以為是的認知？他多希望這整件事只是他的「自以為是」，可偏偏不是！

「妳要證據是嗎？可以，來人，把丹雲押進來。」

命令方下，丹雲就被府衛拖進屋裡。

她像灘爛泥似的被丟在地上，頭髮散了、臉頰腫得不見原樣，銀芽色的衣裳染滿鮮血，顯然受過重刑。

晴蘭見了，怒氣翻湧，種種委屈再也難以忍受，莫非天底下就只有夏媛希才是人，其他人全都不重要？所以王嬪嬪死得，楊嬪的孩子死得，丹雲死得，唯有夏媛希珍貴？

使盡全力推開賀巽，晴蘭奔上前扶起丹雲，心疼地為她拭去滿臉血痕，晴蘭不願意轉頭看賀巽一眼，只是滿腔怒意控制不住，「幾時賀家的規矩裡，有屈打成招這一條？」

竟然是他屈打成招？呵呵，這世上還有沒有是非黑白？賀巽寒聲道：「同少奶奶說清楚，若有半句假話，別怪爺下手不留情！」

丹雲垂眉，眼淚無助淌下，她寧願就此死去也不願意面對主子啊，她頻頻搖頭，止不住地啜泣，卻是半句話都說不出口。

「說！」大掌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賀巽怒吼道。

抬起脖子，丹雲定眼望向晴蘭，她有不忍、有抱歉，但下一刻她硬起心腸，強忍疼痛跪著往後爬兩步，碰碰碰，她使盡全力朝地上磕頭，磕得額頭一片青紫紅腫。

「是奴婢的錯，是奴婢貪生怕死，是奴婢嘴巴不嚴，是奴婢害了少奶奶……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」晴蘭滿頭霧水，眼底盛裝著不解。

「奴婢招了。是少奶奶讓奴婢用一百兩買通城裡的混混綁走夏姑娘……」

丹雲嘴巴張張合合，晴蘭越聽越頭痛，怎會這樣？丹雲是她信任的人啊，這些年她厚待她、重用她，怎麼到最後卻……被背叛？

深邃黑眸冷冷地盯住晴蘭的背影，他一字一句緩聲問：「憋悶嗎？對於心腹的供詞，妳有什麼要反駁或補充的嗎？」

賀巽目光凌厲，盯得人頭皮發麻，但她不覺得麻，只覺得冷，是墜入冰淵、跌入地心的寒冷……

晴蘭握住丹雲的肩膀，迫得她看向自己，「我以為待人仁厚必得善意，沒想到……我錯了。」

「少奶奶……」丹雲哽咽不已。

扶著椅子，晴蘭用盡全力才撐著自己站起，斜眼望向賀巽，輕蔑笑意浮起。

「你說的對，我是憋悶，一路活到今天都深感委屈，我瞧不上嫡庶的臭規矩，卻不得不遵行，我明明事事出色，偏偏得處處低就，夏家踩低拜高、以庶換嫡，分明不是我錯，卻要我來承擔你的惡意。」

「我小心謹慎，走一步看三步，話到舌間還得吞回去，日日看著你的臉色過日子，總想著，你的心再硬，焐著焐著，總也會焐熱了，沒想到你對夏媛希看重至此，

沒想到我再努力，你都視而不見。

「我認命啦，既然沒本事對抗夏媛希，無法阻止你要做的，我又何必多事？我早就擇定態度，決意置身事外，我告訴自己，你與夏媛希要如何與我何干？往後你對我視而不見，我便也對你視也不見，更遑論夏媛希，所以我不碰她、不聽她、不想她，所以丹雲說的事……我不認！」

賀巽目光越發冷冽，「對，妳一向謹慎細心，即使氣憤不平，卻仍裝賢慧、充良善，妳處處小心，逼著自己假作豁達，妳勸阿洵、勸黑子白子，卻把他們勸進妳的陣營裡，妳讓所有人仇視媛希、委屈媛希，這些我全看在眼裡，但半句話都不多說，因為我試著理解妳。反觀妳呢？妳已經得到所有人的支持還不夠，還想害死媛希，其心可誅。」

哈、哈、哈！夏晴蘭大笑三聲。

聽清楚沒？她的賢慧善良是假裝的，她的豁達、她對黑子白子和阿洵的勸慰是假的，四年的朝夕相處，竟換來他這樣的「理解」。

夏晴蘭，妳的人生不僅是一塌糊塗，還是盤爛局。

她氣得全身發抖，不知道是害怕還是憤怒，背心滲出一片冷汗，指甲掐入掌心，她想尖聲咆哮，想痛哭流涕，想替委屈的自己出一口氣，然……在他冰冷的眼光下，所有的痛苦堵在嗓子口。

「我解釋什麼都是多此一舉，對吧？你心裡已經給我定了罪，對吧？」

「人證物證俱在。」

意思是……不容她反駁？

她站在原地，進退維谷，他逼得她找不到立足地，還以為抽掉愛情、抽掉心，她可以無喜無慾、平平順順走完此生，還以為不出頭、不爭寵，可以與夏媛希兩兩相安，幾十年一晃眼就過去了。

可是他這樣……擺明就算她抽了心也無法平安順遂，擺明他連一個可以安心呼吸的立身之地也不願意給，那便……算了吧！

搖頭地淒涼一笑，她問：「好吧，我認下，所以呢？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我說過，賀家後院不許有齷齪事，妳敢做，就得承擔。來人，把少奶奶拉下去，打三十大板。」

他要對她動手？

哈哈，前世今生都一樣，只要違反男人的心意，即使有再多的喜歡、再多的助益，皆能丟到一旁。

只是比起周勳的鴆酒，三十大板粗暴得多，連塊遮羞布都不給啊，果然是敢做敢當的賀巽，比起周勳那個小人，他贏！

晴蘭忍不住大笑，她一瞬不瞬地望住他，笑得滿臉甜蜜。

他殘酷的眼光讓她明白，她於他是後悔、是阻礙、是不該存在的存在。

夏晴蘭，妳這個笨女人怎就學不乖，怎會以為結局將要不同？又怎會相信傾力付出必得善終？

別再希望也別再期待，此刻她深深明白，人生不過是戴著鐐銬、踩著刀尖，被炭

火逼著一步步往前走。

只是為什麼？這樣滿肚子明白的自己，還是會重蹈覆轍？

第一章 嫡女重生成庶女

元禧十三年。

梆子聲剛敲過，京城忠勤伯府陸續點上燈火，堂屋內坐著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婦，手纏念珠，一雙眼睛灼灼地看著坐在下首的兒子。她的嘴角刻著風霜，眉頭微擰。忠勤伯陸泓志穿著一身赭色薄衫，靠坐在椅子上，心底有幾分不安，今日前來是有所求，但母親擺出這番態度，該是想說些什麼吧？

他不蠢，心裡多少有幾分明瞭，只是人死燈滅，難不成還為了一個死人，鬧得闔府雞飛狗跳？

忠勤伯傳到陸泓志已經是第三代，除了第一代的忠勤伯因侍君有功得到爵位，之後再無子孫能得朝廷看重，於是一代代沒落，如今也就領著個虛銜，眼看再傳兩代爵位就要沒了，可至今還不見上進子孫。

陸老夫人對此只有無奈，想當年真是錯了。

她總想陸泓志非自己所出，管得緊了，怕會母子離心、晚年無福，可如今子孫不上進，擔著老伯爺夫人這名頭，日後豈有臉面見陸家祖先？

家中光景已遠不如從前，陸泓志身邊仍有一妻四妾，謝氏是她作主娶進門的，性格強硬，卻也管不住丈夫，但這事兒賴不了媳婦，連她也管不住名義上的兒子，哪能要求媳婦？

然媳婦多年無出，總不能眼睜睜看陸家絕後，陸老夫人只好把兩個丫鬟開臉，送到兒子身邊。

但即使她慎重挑選性格安分的婢子，可此舉還是惹毛了媳婦，從那之後，謝氏對她這婆婆冷臉相待，一年進敬壽堂請安的次數屈指可數。

陸泓志對陸老夫人給的兩個丫鬟並不滿意，自己又從外面娶回兩名女子。

項姨娘是良家子，父親是讀書人，但懷才不遇一生碌碌無為，因為生了一場大病，不得不賣掉女兒續命；喜姨娘是個清倖，容貌豔麗，床上手段百出，一進門就讓陸泓志寵上心，十幾年來爭權奪利，隱隱壓過正室一頭。

她得寵多，孩子也生得多，接連四胎，可惜生的全是姑娘，直到三年前才生下兒子陸筠，偏偏那孩子多病多災，幾乎是泡在藥罐子裡長大的。

項姨娘容貌娟秀美麗，只是性情溫吞，不懂得討男人歡喜，但她命好福大，進門不久便帶了喜，生下庶長子，如今已經八歲，那孩子聰明伶俐，是根好苗子。

去年底她又懷上第二胎，這胎孕程和前次一樣平順，沒想到前幾日提早發動，孩子生下，人卻沒了。

「母親有話想說，兒子聽著便是。」迫於氣勢，陸泓志終於開口。

對陸老夫人，他心底總有幾分畏怯，雖不是親生娘親，但當年她強勢對抗族人，保住伯府家業，又將自己拉拔長大，因此面對她，他心底多少有幾分顧忌。

「聽說你最近託人想謀個差事？」

陸泓志沒想母親竟主動提起此事，意外之餘，舒展了眉心，臉上掛起笑意，「是，

黃侍郎那裡已經說上話，運氣好的話，年後許會有消息。」

這幾個月他忙著四處打點，打點嘛自然少不得用到銀錢，他算計著妻子的嫁妝，夜夜往謝氏房裡鑽。

沒想到運氣好，謝氏這顆老蚌竟然懷珠，他正缺個嫡子呢。

謝氏心情大好，手上慷慨給了不少，他本以為這份差事跑不了了，可沒想人也託了、錢也花了，始終沒得到一句明白話。

周周轉轉，知道陸老夫人與黃侍郎的母親是舊識，早知如此，何必捨近求遠、大費周章，這不，傳到母親跟前來了。

揚眉，陸泓志等著陸老夫人繼續往下說。

陸老夫人卻在此時繞個彎，她捧起杯盞，輕抿茶水，不疾不徐道：「我原是不管事的，也不想多嘴多舌惹人生厭，你院子裡的是非，我從不過問，可這幾年你也越發逾禮，縱得曹氏目中無人。」

陸泓志心中一凜，果然母親是想說這事兒。他臉上出現幾分不耐，不過是個妾室，值得她在這時候拿捏自己？

見陸泓志不語，陸老夫人繼續往下說：「曹姨娘終究是個妾室，你給的體面已經讓她分不清身分，如今又縱得她釀出惡事，你就沒往深處裡多想想嗎？」

眉心更緊，他心底卻是一聲輕哼。往深處裡想了又如何？事情已經發生，難不成讓曹姨娘抵命？好歹這十幾年來，她安分守己、處處小心，還給自己生下一子四女，更別說夫妻十數載，感情豈能輕易抹滅？

「母親，此事我已訓斥過曹姨娘，她知錯了。」壓下厭煩，他低聲回話。

「知錯？你未免想得太淺。你可知道仕途競爭，多少進士還乾巴巴熬著，等待補缺，有多少人眼紅，等著尋人錯處，那黃侍郎又是個規矩極嚴的，倘若有一點風聲傳揚出去，知你家宅不寧，你這差事還能順利？」

陸老夫人語音微弱，漸漸不聞，只一雙眼睛灼灼地望著兒子。

這話說得陸泓志坐直了身子，原來問題竟是出在這裡？他滿臉惶然，不敢隨意接口，堂屋內一時肅然。

他總覺得不過是後院小事，哪就嚴重了？何況誰家後院沒幾件齷齪事，豈能拿來大作文章？只不過黃侍郎倒真如母親所言，正直重規矩……

母親是正陽侯的嫡女，從小到大受的教養讓她比尋常女子更有見識，她很少對他的媳婦姨娘指手劃腳，今兒個特地尋了他來，莫非外頭真有什麼風聲傳揚出去？過了好一會兒，陸泓志壓下不耐，低聲道：「是兒子沒本事，管不住後院，不知母親有什麼想法。」

陸老夫人見他聽進去，方才鬆口氣。

項姨娘產子那天，謝氏剛好回娘家小住，管家權交到曹姨娘手裡。

發動時，身旁的人全被支出去，身邊只有一個二等丫鬟，分身乏術。等她得知時連忙命人出去請大夫，怎知滿京城的產婆大夫全出事啦，從中午到子時竟請不回半個，硬生生把項姨娘給熬死，幸好那孩子命大，沒隨了母親過去。

當然，這當中疑點太多，不完全是曹氏的問題。首先謝氏怎就掐準，項姨娘會在

那幾日發動，提早回娘家？離產期還有一個多月呢。至於曹姨娘就更狠，手段拙劣得讓人想不懷疑都難。

「項姨娘這事兒，泓兒打算怎麼辦？是要打迷糊仗，一句認錯便揭過去，還是要拿人抵命？」

他猶豫片刻，終究不忍心對曹姨娘下手，道：「這些年曹氏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她為兒子生下四女一子，若傷了她，怕是在孩子們心頭留下疙瘩。」

果然，他想要輕輕放下……

可他怕在四女一子心底留下疙瘩，怎就不擔心在庶長子心底留疤？

「你的意思是打算輕放？」

「項氏已死，再追究也沒意義，總要顧慮活著的。」

「那麼如今家中沒大沒小，妻妾不分的情況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陸泓志滿面愧疚，連忙作揖，「母親明鑒，項姨娘與兒子十餘年感情，那日返家見她離世，兒子心中自是悔恨難當，下人膽敢如此猖狂，就是沒有嚴厲的規矩約束所致，謝氏管家不嚴謹，想來根源就出在這上頭，我已下定決心，必得整肅門風，只不過謝氏現下已懷上孩子，身子得將養著，難免有顧慮不到的地方。」

話裡兜兜轉轉，意思已然清楚，他打算把過錯全推到下人身上，再讓謝氏擔個管家不嚴的名頭，至於曹姨娘那裡，竟一丁點也捨不得教她沾上。

更甚的是，他依舊打算把大半的管家權力交到曹姨娘手中，偏頗至此，這陸家家風怕是……陸老夫人搖頭，眼底滿是失望。

陸筠的身子無法指望，謝氏肚子裡的是男是女還難說，下一代只能指望庶長子，可泓兒這態度，怕真要鬧得父子離心了。

冷笑兩聲，她端起茶碗輕輕吹著，喝過水後，軟聲道：「我深知你宅心仁厚，只不過愛之適足以害之，你的寵愛讓曹氏越發不知進退，殊不知許多世家大族都是從內裡爛起的，需知禍起蕭牆，咱們陸家想要子孫綿延，就得從嚴治家。」

陸泓志平庸無才，本性卻不壞，就是耳根子軟，有曹氏天天吹枕頭風，他的心不偏都難，可端正家風非小事，她不能不計較。

眼看話已至此，陸老夫人仍不肯讓步，陸泓志不得不低頭。

「都是兒子的錯，過去兒子太過糊塗，我立刻去找謝氏把話說開，將曹氏手裡的中饋接收過來。」

這是他的底線了，陸老夫人也明白，無法再逼他更進一步。

「謝氏不是個寬厚人，項氏、曹氏日子過得不易，你重感情，深怕子女們遭受委屈，這才處處維護，我如何不知你用心良苦，因此這些年裝聾作啞，事事不管，卻沒想到竟害了人命，釀下大禍。」

「都是兒子無德，母親字字句句說到兒子心坎，日後必不再犯下此錯。」

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黃侍郎娘親那裡，我這張老臉還能說上幾句，這些天我就遞拜帖，走上一趟。」

目光一閃，陸泓志更加確定，這事恐怕真是黃侍郎那裡遞話，否則素來不管事的母親怎會找來自己？

也好，話敞開說了，母親願意為自己出頭，差事肯定能夠穩妥。

想到這裡，他揚起笑，朝陸老夫人身前一跪，道：「兒子已經許多年沒和母親說體己話，今日一番話，心底好生敞亮，多謝母親，往後府裡還望母親操持。」

「罷了，我已是半截入土的人，若非此次動靜鬧得太大，也不想多這個事。」

聞言，陸泓志笑得越發燦爛，只見陸老夫人似乎有些累，靠在軟榻靠背上，眼睛微闔，見狀，他也不勉強，忙退了下去。

直到看不見影兒，林嬤嬤方才靠向前，低聲道：「老夫人，大少爺在耳房等了許久，要見見他，還是打發回去？」

陸老夫人睜眼，眼底有幾分訝然，這孩子從沒主動來過敬壽堂。

「是，他抱三少爺等著呢。」

眉心微攏，陸老夫人若有所思道：「讓他們進來吧！」

陸泓志的庶長子抱著剛出生幾日的嬰孩大步跨進敬壽堂，他嚴肅得不像個八歲孩子。

看著一身孝服、跪得筆直的大少爺，林嬤嬤忍不住輕喟。

大少爺早慧，自小就表現得不同一般，他自項姨娘身上傳得好樣貌，膚白、眉濃、精緻五官以及一雙漂亮得令人讚嘆的眼睛。

老夫人曾暗示過夫人，既然無出，就該把大少爺帶在身邊好生教養，日後孩子有前程，必會知恩反哺，可惜夫人聽不進去。

項姨娘是妾室，人死後不過一口薄棺，草草下葬了事，哪有辦喪事的道理，但這孩子偏要獨排眾議、為親母戴孝，不知該說他不懂事，還是純孝。

林嬤嬤上前接過三少爺，不足月的小嬰兒眉清目朗，雖瘦小卻也看得出來又是一個像極項姨娘的俊秀孩子。

小嬰兒沒睡著，卻乖覺地不哭不鬧，彷彿知道自己處境艱難似的。

屋裡安靜得針落可聞，陸大少爺抬眼對上坐在軟榻的陸老夫人，她身旁一個紫檀案几，上頭放著幾卷經書，濃濃的檀香味在空氣中環繞。

所有人都說老夫人是不中用的，在這個家裡純屬擺設，兒子不尊、媳婦不敬，可他卻心知肚明，這府裡真正有本事、能撐得起家的是老夫人。

她善於忖度局勢、腦子清晰，心知兒子非親生，少了層血緣關係，年老後便裝聾作啞、不干涉府務，只求一個順遂安居。

收攏掌心，陸大少爺一揖到底，連磕三個頭後道：「孫兒求祖母看在孫兒死去的親娘分上，把弟弟帶在身邊教養。」開門見山，一句廢話都不多說。

他目光凝重，自親娘去世後，此事已在他心底琢磨數日，他比誰都清楚，從今往後，他們兄弟唯有傍上老夫人這棵樹才得以平安。

「這事該由你父親嫡母作主，怎求到我這裡來？」陸老夫人看著他道。

一旁抱著三少爺的林嬤嬤則是有些訝異，對於後宅陰私，通常男子理解不多，更遑論大少爺年紀尚稚，沒想到竟能想得如此透澈？

確實，夫人性格強勢，若她懷的是女孩，或許能說服她將三少爺當親兒教養，如若不是呢？

至於曹姨娘，就算老爺打定主意把項姨娘的事按下去，可做過什麼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若把孩子交到她手中，日復一日看著相似的臉孔，她會有多少想法？

老夫人身邊無子無孫，雖過得清苦，但她可是正陽侯的嫡女，琴棋書畫無一不通，行事作為更無讓人詬病之處，她面上雖冷，心地卻正直良善，把孩子交給老夫人，只有千百個好。

「由他們作主，弟弟能平安長大？」他說得尖酸刻薄卻真實無比。

陸老夫人平靜地看著長孫，輕道：「你心中有恨。」

當然！他恨父親、恨嫡母、恨曹氏，他恨上整個陸家，恨不得滅掉這塊地方。

他沒回答，嘴角邊的凜冽卻給了答案。

「為何而恨？」

「嫡母與曹姨娘聯手殺害我生母，我不該恨？父親昏聩，寵妾亂矩，釀出家禍，我不該恨？五進的大宅子，卻無我與弟弟容身之地，我不該恨？」

一句句的恨，咄咄逼人，他知道說白說透很蠢，但父親的態度已然清楚，生母是白死了，不會有人為她申冤，倘若連恨都不敢表現，那麼，他枉為人子！

「你也恨我，對吧？恨我袖手旁觀，在緊要的時候，沒拉你母親一把。」

「奴才欺上瞞下，林嬪嬪知道此事時已近午時，是祖母命人去找的大夫，若無祖母此舉，連弟弟都保不住。」是非黑白，他尚且看得清楚。

原來是把前因後果都給弄明白了，才求到這裡？

八歲的孩子，何等心機、何等城府，這些天竟無透出半點蛛絲馬跡，想來謝氏、曹氏看輕了這孩子，否則這孩子哪得風平浪靜。

「我沒多少年好活了，我只想閉上眼睛、關起耳朵，在陸府偏安一隅，倘若插手此事……」勢必與謝氏、曹姨娘對壘。

「祖母的晚年有我。」

這話說的……陸老夫人睜開老邁雙眼，直直盯著長孫。

「我有你父親。」短短的五個字，竟是教她說出顫意。

「父親忘恩寡悻，只有用得著祖母的時候才會出現，這樣的兒子豈能倚仗？」

「你想做什麼？」她直覺反問。

多行不義必自斃，他很清楚，自己只要袖手旁觀，所有事都將有天道來解。淡淡一笑，他深沉得教人驚心。「我能做什麼？自然是功成名就、榮耀家族。」

腦門一涼，這話是否代表……他日功成名就時，將是謝氏、曹氏、陸家滅亡日？祖孫倆四目相望，像在探究對方，也像在對峙，兩人皆沉默。

這時，襁褓裡的孩子發出兩聲嗚咽低鳴。

老夫人做下決定，「我與你做一個交易。」

「祖母請說。」

「我把你弟弟養在膝下，竭盡全力、悉心教養，我亦會掏盡箱底為你尋來名師，助你功成名就、榮耀家族，但你必須答應，絕不能對陸家人動手。」

意思是不許他報母仇？鄉愿吶！

「祖母十五歲嫁入陸家，一生為陸家人精心盤算，可祖父回饋您什麼？美妾嬌娘無數？妻妾相爭、連親生兒子都保不住？

「祖父死去，陸家本該就此沒落，然祖母一肩扛起責任、養大庶子，辛苦十幾年最終只能在陸府偏安一隅，如今又要為陸家掏光箱底，祖母圖的是什麼？」

「心安！自我嫁入陸家那天，陸家便是我的責任，日後我要高坐陸家祠堂，自該為陸家盡心。」

他反問：「活得不好，只能圖死後？」

這話逆倫，但陸老夫人沒同他計較，「做決定吧，你同意的話，我便養大這孩子。」

他不甘心，憑什麼壞人不必得到報應？不過，微笑在嘴角凝結，他不會生氣的，因為天網恢恢、世事多變，哪是她想護，便能一路護到底？

元禧十五年。

鄭王為亂，領兵三萬直攻京城，有大臣作為內應，一路勢如破竹。

皇帝親自率兵與鄭王對抗，最終皇帝贏得此戰，亂事平定，牽絲攀藤查出朝中若干大臣，忠勤伯陸泓志也牽連其中，皇帝震怒，決定嚴辦。

聖旨下，忠勤伯府誅連九族，陸家十六歲以上的男子斬首示眾，女子與十六歲以下男孩發賣。

謝氏受不得凌辱，帶著一歲的兒子在獄中上吊自盡，陸筠體弱，甫入獄就發起高燒，不到三天便死去，丈夫兒子皆亡，曹氏幾乎快發瘋。

這天市場很熱鬧，許多犯官的子女像粽子似的被綁成一串等待發賣。

曹氏呆呆地看著眼前一切，四個貌美的女兒垂著頭，滿臉的無助與倉惶，再不復見平日的嬌縱任性。

她們是天之驕女，曾經因為父親的寵愛不可一世，如今生命轉折，人生變了模樣。此時人牙子走到她們身邊，一提溜，將她們拉到中間，扯起嗓門對站在正中的萬花樓老鴿說道：「這是忠勤伯家的姑娘，從小可是用琴棋書畫教養大的，瞧瞧這一身細皮白肉，要是再養上幾年……」

突然間，曹氏發瘋了，她衝上前用力撞開人牙子，用力抱住女兒，啞聲道：「誰都不許賣我的女兒。」

她的力氣大，人牙子被她一撞，摔倒在地，打手們見狀連忙走過來想將人扯開。曹氏已經死了兒子，不能再失去女兒，於是她撕扯拉，她尖叫咆哮，她衝向人群，用指甲抓撓著圍觀路人，場面一片混亂。

好不容易，打手們才制伏瘋狂的曹氏，一左一右將她架起來。

被撞倒的人牙子大怒，他站起身，狠狠地一巴掌搥上曹氏，她的臉被搥得偏向一側，牙齒斷裂，滿口的鮮血。

人牙子猶不解氣，手腳並用踢打得她癱倒在地。

「娘、娘……」小姑娘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然而她們越是鬧，人牙子越是憤怒，

加上打手，幾個人輪番踢打，漸漸地曹氏滿身是血，失去意識一動也不動，最終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「把人拖下去！」

打手們把曹氏給拉走，這才繼續交易。

這齣戲讓人牙子覺得面上無光，自願降價，把曹家四個女兒全數賣給萬花樓老鴿，老鴿得到好處，自然是滿面春風。

陸大少爺冷眼看著，他微撇嘴角，曹氏死了，母親終於可以安眠，曹氏與謝氏算計一輩子，害人無數，最終也逃不過命數。

轉過頭，看見兩歲的弟弟緊緊環住林嬾嬾的脖子，稚氣的臉龐帶著兩道淚痕，他沒說話，只是舉起被麻繩緊捆的兩手，抹掉弟弟的淚水。

「別怕，有哥哥在呢。」

聞言，小弟弟吸吸鼻子用力點頭，「有哥哥在。」

陸老夫人輕嘆，都這個時候了，這孩子竟還能如此沉穩？倘若沒有今日之事，好生栽培，他日後必是人中龍鳳，真真是可惜了。

不久一道粗暴力量將他拉到場中，但他沒有不安焦慮，只有期待，他長得很高，比一般十歲孩子都要高，深沉的目光望向遠方，等待……

終於……緩緩吐氣，嘴角微彎，心心念念的人出現了……

舔舔乾涸的嘴角，他在心底默唸……

元禧十七年。

靠在小屋窗邊的一個女孩兒，捧著臉望向白雲藍天，這天風和日麗，午後的陽光灑在身上，讓人暖暖懶懶。

她回來了！

不清楚是怎麼發生的，整整兩個月，每天醒來，她都重複這句，「我回來了。」

但……回來做什麼啊？不知道是誰安排她的重生，不知道重生的意義是什麼？但是，她回來了。

她曾經是夏媛希，承恩侯府這代唯一的嫡女，她擁有父兄母親的疼愛，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。

出嫁之前，她一直是這樣認定的。

家裡給她最好的教養，期待她能坐上女人最尊榮的位置，而她，也這般期許自己。外祖母是商家女，她將一身經商本事全數教給自己，但祖母卻認為商女下賤，不允許她學習。儘管如此，許是骨子裡流著外祖母的血液吧，一分提醒、兩分點撥，她便將外祖母的本事學了個齊全。

祖母天天逼她背婦德女誡，家裡為她請來各樣師父教導才藝，她每天忙得團團轉，只為走上那個位置。

夏媛希是個聽話的好孩子，她認真學習、努力勤奮，她有無與倫比的毅力。

然後她長大，遇見風流倜儻、親切溫柔的二皇子周懃，一眼相對，她愛上了他。

她想，她再也碰不上一個能令自己如此心動的男子了吧！

她愛他，願意為他付出所有，她嫁入二皇子府後，竭盡全力輔佐周懃，她助他打敗三皇子周鑫，最終爭得帝位。

諷刺的是，她對周懃最大的幫助，不是祖母教導的婦德女誡，不是師父教導的琴棋書畫舞蹈，而是她最令人不屑的經商本事。

因為收攏朝臣需要錢，私蓄兵力需要錢，與對手打擂台需要錢，她掙回數也數不清的銀子，將周懃推上那個位置，她為此心力交瘁，終生無法受孕，然她無怨無悔。

待周懃得到他想要的，她滿懷喜悅等待那頂象徵皇后的鳳冠，誰知，她等來的是一杯催命酒。

真諷刺吶，她最好的閨密楊嬛爬上他的床，成為他的新寵。

直到後來的後來，她才曉得，原來自己不孕不是因為商賈繁忙、身體虛空，而是她在不知不覺間早已喝下絕育藥。

原來周懃總是安撫她別在意子嗣，不是因為體諒，而是楊嬛已經為他生下兒子。真蠢，她用一輩子的竭盡心力換來死亡。

鴆酒下肚，魂魄幽幽飄盪回到承恩侯府，她想再看一眼親人，沒想到……府中張燈結彩喜氣洋洋，歡樂掛在人人臉上。

她在書房聽見祖父和父親的對話——他們知道自己的死亡真相。

既然知道，難道不該為她聲討？但是並沒有，他們選擇和周懃談條件。

周懃同意追封她為后，而楊嬛所出的兒子將會掛在她名下，對外聲稱，夏氏產後虛弱身亡，日後承恩侯府將會是大皇子的外家。

父兄升官數級，他們會像過去那樣繼續輔佐周懃。

至此她恍然大悟，自己拚盡一世力氣，造就家族榮光，可她不只是周懃的棋子，也是承恩侯府的棋子。

人死子棄，無人為她一掬同情淚。

親人的疼愛是諷刺，情人的枕邊絮語是笑話，她自謊言中清醒。

於是她帶著遺憾與痛苦投身忘川河水，原以為將會進入輪迴，殊不知竟回返人世間。

復活後，身分轉換，她不再是承恩侯府嫡女，她竟成為父親的外室女——夏晴蘭！

其實她在當夏媛希時便知道夏晴蘭的存在。

夏晴蘭的母親王氏是個清倖，跟了父親之後懷上孩子，母親為此大鬧一場，而家中長輩擺明態度，絕不讓王氏進府。

倘若王氏是良家子，或許有機會成為侯府的一分子，可惜身分讓她與富貴無緣。王氏和夏晴蘭被安排在莊子上，王氏在夏晴蘭兩歲時過世，而夏晴蘭在八歲那年感染風寒死亡。

本是對無足輕重的母女，前世她當成故事過耳便罷，哪知道此生自己會變成無足輕重的夏晴蘭。

很有意思吧，老天爺的安排總令人猜不透。

帶她長大的是莊子裡的王嬭嬭，因為同姓又說得上話，王嬭嬭和王氏結下母女情誼，臨死前王氏將晴蘭託付給王嬭嬭。

這一場風寒，夏晴蘭死去，夏媛希重生在她身上，她沒有夏晴蘭的記憶，王嬭嬭以為是延誤醫治，把腦袋給燒壞。

她不介意被誤解，她耐心地適應這個身分，比起成為棋子的夏媛希，她更樂意當得以自由自在的夏晴蘭。

石子撞上窗台，打斷夏晴蘭思緒，回過神，她看見站在窗外的盧予橙，眉一彎，勾出甜甜的笑容。

夏晴蘭長得很美，比王氏更美，而王氏……若非那分飄逸出塵、宛如仙子的美貌，怎能讓看盡繁花的承恩侯世子亂了心？

這是她重生以來領受的最大好處，夏晴蘭美得令人轉不開眼，一蹙眉、一捧心，皆教人憐愛不已，比起前世的自己，容貌勝出無數。

她常目不轉睛地看著水盆裡的臉孔自問：倘若風流的周勳遇見夏晴蘭，與他暗渡陳倉的對象還會不會是楊嬈？

「晴蘭，妳看！」盧予橙伸手，將掌心的絹花往前遞。

原主夏晴蘭驕傲好勝，性子刻薄、自視甚高，她以自己的美貌為榮，瞧不起村裡的孩子，因此大家都不肯與她交好，只有盧予橙對她無比耐心。

夏晴蘭常對人說自己是承恩侯府的姑娘，因身子弱得在莊子上嬌養，等她長大多爹就會接她回去。

多傻氣的姑娘！若是嬌養，怎會讓她與王嬭嬭三餐不濟？

何況哪來的莊子？這兒不過是間破爛屋宅，以及三、五畝瘦田，租出去連兩人一年的口糧都不夠。侯府擺明要她們自生自滅，若非靠王嬭嬭替人漿洗衣服，夏晴蘭哪能活下來？

承恩侯府壓根沒接夏晴蘭回去的意思，至少前世，不管是王氏、王嬭嬭或夏晴蘭，都未曾踏進侯府大門半步。

她跑出屋子，跑到盧予橙跟前，笑眼眯眯地看著眼前的十二歲男孩。

他的爹爹是個貨郎，娘很早就沒了，他有一個妹妹，寵得緊，可惜兩年前不幸過世，為此他度過一段消沉的日子，直到夏晴蘭取代妹妹，讓他從痛失親人的絕望中慢慢恢復，兩人之間的情感，非他人能言。

盧予橙不介意晴蘭的傲嬌，而晴蘭樂於享受他的寵愛，白天王嬭嬭出門幫人漿洗衣物，盧叔叔外出賣貨，兩個孩子沒人管，便經常玩在一塊兒。

盧予橙不清楚，但其實他們是老熟人。

前世的他成為皇商，他和夏媛希在商場上幾度對壘，雖說一山不容二虎，但她非常佩服他。他沒有任何背景，單靠一雙手就把生意做得那樣大，甚至成為她的對手，這點相當不簡單。

要知道，她之所以能把鋪子開遍大江南北，是因為有二皇子這塊大招牌，很少人

敢不買她的帳，而盧予橙不同，他做的每個決定都出於自身的能力與判斷。
前世她幾度上門想尋他合作，可他總是拒人千里。當時不解，但現在明白了，他是在為夏晴蘭打抱不平吧，同是承恩侯府的姑娘，為何待遇天差地別。
前世的盧予橙下場並不好，但不僅僅他，有周懃在，所有和她成為對手的人下場都不好。

然而，相當公平地，她這個「始作俑者」，下場一樣悲慘。

盧予橙獻寶似的把絹花遞到晴蘭跟前，笑問：「喜歡嗎？」他知道晴蘭愛俏，可是王嬾嬾買不起絹花。

晴蘭一哂，前世多少精緻的金銀頭面她都看不上，怎會喜歡這朵紅彤彤的粗糙絹花？不過她珍惜他的寵愛。

「喜歡，橙哥哥幫我戴上。」

晴蘭的要求讓他滿心歡喜，自那場病好後，晴蘭似乎變得更懂事可愛了。

「漂亮嗎？」她轉個身，頰邊酒窩若隱若現。

「漂亮，晴晴是咱們村裡最漂亮的姑娘。」

說笑呢，夏晴蘭的容貌何止在村裡，便是在京城中，也沒幾個人及得上。

「橙哥哥又逃學啦。」

盧叔叔千方百計想讓兒子考個功名回來，可盧予橙性子跳脫，雖聰明卻不耐煩學堂夫子的刻板教讀，於是三天兩頭逃學，每回被抓到，屁股就得開一次花，可父子兩人樂此不疲似的，時不時就要玩上一回。

「趙夫子講學無趣，每次他開口，我就想睡。」

「有機會讀書是福氣，我多希望能上學堂呀，可惜家裡境況……橙哥哥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」

「晴晴想讀書？」

「當然，會認字多了不起啊。」晴蘭滿臉嚮往。

她需要一個由頭來坐實自己會讀能寫這件事，她很清楚承恩侯府不會照管自己，未來她只能靠自己爭取，且王嬾嬾年歲已大，她捨不得嬾嬾頂著寒風，衣服洗得雙手長滿凍瘡，也換不來一頓溫飽。

「那行，妳等等，我回去拿書來教妳。」

丟下話，還沒等她回答，盧予橙一溜煙就跑得不見人影。

這一個華麗轉身，盧予橙沒想到自己會教出一個天才學生。

天才學生一天下來能認上幾十個字，為持續保持自己在晴蘭面前的優越感，他不得不加把勁兒認真學習，然後一天天、一年年，今生的盧予橙依舊成為皇商，並且是個有功名在身的皇商，但這是後話了。

第二章 第一筆交易

盧予橙不愛唸書，他希望像爹爹那樣四處販貨做買賣，看遍形形色色的人們，可是晴蘭愛啊，她愛唸書，他便認真學習，把懂的全教給她。

許是那麼點兒驕傲，許是不想讓妹妹對哥哥的崇拜消失，於是他和書本較上勁。這一較勁，月底考試，原本回回墊底的他居然考到第五名，那可是了不起的成績，

他被先生狠狠誇獎一回。

爹爹知道原委後，給他二百文錢，讓他帶「大功臣」進京城大吃一頓。

「晴晴想去哪裡？」盧予橙滿臉滿眼的笑，他的快樂毫不遮掩。

「承恩侯府。」她不假思索、脫口而出。

話說完，眼皮垂下，她在心底暗罵自己，去那裡做什麼呢？那裡再不是她的家，就算看上千百次，「夏晴蘭」也進不了門，何況她怎甘心再度成為夏家的棋子？她的黯然，盧予橙看在眼裡，他誤解她的難過，連忙接話，「好啊，就去承恩侯府，我也想看看那裡的圍牆有多高，房子有多小？」

小到容不下一個小姑娘，高到阻隔父女親情。

果然……牆高、門厚，侯府不是人人都能進得去。

盧予橙緊抿雙唇，握緊晴蘭小小的手心，此刻他發下誓言，要傾力求得功名，日後成為最厲害的御史大夫，與承恩侯府在皇帝面前打官司，告他們一個生而不養、無情無義。

晴蘭站在對街看著熟悉的大門，心情撲騰不已。曾經她以為這裡是避風港，沒想……

莫怪呵，嬌養的女兒不用來榮耀家族，用來做什麼？人死燈滅，難道她能期待父兄為賭一口氣，放棄追求利祿功名？

算了，就這樣吧，承恩侯府再也與她無關，夏家的光芒榮耀再不需要她來承擔，就這樣一刀兩斷，很好。

拉拉盧予橙的手，他們準備離開，沒想朱紅色大門在此時緩緩打開，她看見「夏媛希」在僕婢的簇擁下走出。

她很吃驚，她在這兒，而「夏媛希」也還活著？

只見那位夏媛希微蹙眉心噙着嘴唇，不知在同孫嬪抱怨什麼，只見孫嬪苦口婆心勸著。許是勸人的話不中聽，夏媛希斥喝一聲，孫嬪立刻住嘴、退後兩步，不敢再多話。

孫嬪是她的奶娘，之後作為陪房隨她嫁入二皇子府，嬪忠心耿耿，為阻止她被灌下鴆酒，被周勳提劍刺死……

抬高下巴、剗了孫嬪兩眼的夏媛希上了車，不久，承恩侯世子夫人也領著幾個僕婢走出大門。

那是她的娘，她嫻雅端莊，無比高貴的娘親啊。

今天是夏家姑奶奶的祭日，每年這天母親都會領著她到廣緣寺為姑姑做法事，貪玩愛吃的她總纏著母親，讓她在外頭吃飽喝足玩夠才回家。

平日母親待她極其嚴格，唯獨這天願意讓她放縱，起初她不懂為什麼，而且每年這天母親看她的目光，總是有意無意地帶著淡淡的哀憐，直到生命最終，她才明白生為夏家女子的悲哀。

她和姑姑一樣，都是家族的犧牲品……

「娘，那是我的親妹妹啊，我不要她用性命換來的榮華富貴。」夏晨希握緊拳頭，

目光猙獰，青筋在額頭浮現。

「不然呢？媛希犧牲還不夠，你要拿全家人的性命去和新帝抗爭？」

「我就是不服！妹妹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我要天下人都曉得，周勲是隻披著人皮的野獸……」

父親一拍桌子，怒指夏晨希，「身為女子本該遵守三從四德，是媛希量小容不下楊嬈，不然她也能高坐后位，一世尊貴。」

「是周勲親口答應妹妹要一生一世一雙人的，倘若做不到，他大可以到妹妹面前去爭、去堅持，而不是卑劣地利用妹妹為他謀得帝位之後再下毒手，這種人不配當帝君！」

「啪！」父親一巴掌狠打過去，條地，夏晨希臉頰腫起。

「這些話不准再說，媛希的犧牲換得夏家男兒官升兩級，換得夏家的從龍之功，封爵封王，這是她身為夏家女兒的光榮。」

「像姑姑那樣嗎？用性命換取夏家榮光？」

「媛希和你姑姑都是正確的，她們是夏家的驕傲。」父親撂下話轉身離去。

夏晨希猶自不服，還想追上前，母親一把拽住他的衣袖，道：「別鬧，媛希能夠死在最好的時機，為家族謀利，是她的幸運。」

死後魂回家中目睹的這一幕，教她恍然大悟，原來她和姑姑的死是家族榮耀，更是責任與幸運，她們天生該死，並且要死在最好的時機點才不忝夏家女兒身分。諷刺吧，即便是親人的疼愛，也承載著令人心寒的目的。

清冷目光掃過侯府匾額，她感激上蒼的安排，沒讓自己重生在夏媛希身上。

在晴蘭轉身的同時，世子夫人看見她了，片刻怔愣過後，她面帶厭惡地別過頭去。她認出夏晴蘭了——那張和王氏幾乎一模一樣的臉龐。

她竟然找到這裡？她想圖謀什麼？世子夫人憎恨地輕哼一聲，心道：有她在的一天，夏晴蘭就別想踏進侯府大門。

「去吃餛飩吧，周記餛飩可有名了。」盧予橙道。

周記啊……前世她把周記的廚子余大同挖到旗下，用高薪養著，啥事都不讓做，光讓他研發新食單。她慧眼識英雄，余大同靈敏的舌頭弄出許多旁人沒有的新食單，讓她的「百味樓」人滿為患。

「好啊，去周記。」

微微笑著，她同盧予橙走在大街上，與來來往往的人們擦肩而過。

前世她總坐在馬車裡，只聽得街頭嘈雜，卻感受不到這份鮮活，而今接近人群，方知感受截然不同。

「快來、快來！新店開張，好事成雙，大米一斤只賣十二文，綠豆紅豆黃豆小米……全比別家鋪子便宜……」

伙計敲起銅鑼，扯高嗓子放聲大喊，路人從旁邊走過，耳膜都快給震破了。

這麼便宜？盧予橙道：「要是爹在，肯定得買個幾十斗、幾百斗回家。」

「買那麼多米做什麼，又吃不完。」晴蘭道。

「便宜啊，大米一斤至少便宜六文，過去兩斤米價可換得三斤米，若是釀成酒，必定能賺回不少。」

釀酒？突然想到什麼似的，她抓住盧予橙的衣袖急問：「今年是元禧幾年？」

「元禧十七年啊。」他莫名地看著一臉緊張的晴蘭。

「元禧十七年……」

她想起來了，外祖母曾以這一年作為範例，教導她削價競爭一事。

抬頭看著匾額上「張記糧鋪」四個字，沒錯……是這裡。張記糧鋪的背後是禮親王府，禮親王府的糧鋪開滿附近州縣，京城近郊的莊子十有六、七都在禮親王府名下，張家曾被戲稱是皇親糧倉，直到元禧十七年元氣大傷。

元禧十六年，大周上下風調雨順，各處糧倉囤滿米糧，眼看元禧十七又是個豐收年，去年的稻穀豆麥積存不少，若是再收上新米，肯定沒處收，於是以低於市場三成的價格將舊米清倉。

許多莊頭也嗅到豐收味道，層層往上報，於是糧鋪紛紛低價賣糧，酒商趁此際大量收購、製成新酒。

然而在新米收成之前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讓即將收割的稻田顆粒無收，預期心態加上嚴重缺糧，最後一斤米喊價百文，許多百姓都吃不起了。

有人建議開糧倉賑災，不料官員貪汙，早在糧價開始飆升時，已盜賣近八成官倉糧米。

龍顏為之大怒，午門前天天有官員被砍頭，可是砍再多的頭，也改變不了缺糧事實。

最後有農糧司官員建議，種植可在短期內收成的地薯，才勉強挨過這兩季。

晴蘭下意識握緊拳頭，要是口袋裡有錢就好了，距離八月只剩幾個月時間，倘若手邊有錢，絕對可大賺一筆。

她拉起盧予橙飛快往前走，一路走一路看，果然……不長的街道上就有五間糧鋪，當中有三家正和張記糧鋪打擂台，一家家都在削價競爭。

她走著走著，最後停在尚未掛出降價牌子的「日宣糧鋪」前，猶豫片刻後她鼓起勇氣往裡頭走。

盧予橙見狀，忙跟上前。他看著紅紙上的標價，在晴蘭耳邊輕聲道：「妳要買糧嗎？這家貴多了。」

她搖搖頭，對迎上前的伙計說：「小二哥，請問掌櫃在嗎？」

「小姑娘認識咱們家掌櫃？」

「不認識，但我有重要的事要同他說，可否請他出來一見？」

伙計多看了她兩眼，猶豫著要不要聽信她的話。

許是晴蘭模樣長得太好，許是因為她眼底無法形容的自信篤定說服了他，伙計轉身進屋。

不久，一名年紀不過十二、三歲的少男走出來。

四目相對間，晴蘭臉上有著掩不住的錯愕，竟然是他……賀巽？

賀巽是自己前世的死對頭。從頭到尾，他都是三皇子黨，他為周鑫籌謀算計，為

他的奪嫡之道鋪路，但最後他輸了。

賀巽之所以輸，是輸在不夠狠。明明知道夏媛希的存在能提供周勳源源不斷的財源，倘若掐斷她這條線，他至少會多出五分贏面，可是他一次又一次地，對她重重拿起卻輕輕放下。

她想問賀巽：是你不屑與女子相爭，還是認定我的本領有限？

周鑫落敗，周勳坐上大位，而賀巽消失於人前，沒人知道他去哪裡，但她曉得周勳四處派人尋他，他發誓要將賀巽挫骨揚灰。

再後來……她知道了，因為利用價值消失，她被一杯鴆酒結束性命。

十二歲的賀巽是長這模樣的呀，原來他的深沉、冷酷，對人的疏離是從年少時期就有的？

晴蘭細細打量對方，這是兩世以來，她第一次面對面認真看他，同時間，賀巽也審視著晴蘭。

他對她的第一個感覺是驚豔！尚未長開的小姑娘就美得讓人心亂，長大後豈不是傾國傾城、禍國殃民？

他的眉心微蹙，眼底卻帶起兩分興味，「小姑娘找我有事？」

晴蘭回神，揚眉笑得無比甜蜜。心情激盪吶，她太高興了，高興重來一回，有機會彌補前世過錯。

望著賀巽的眉眼五官，晴蘭滿臉認真，她一定會竭盡全力撥亂反正，她會想盡辦法償還他，償還自己對他的負欠。

「一路行來，我發現許多糧鋪在削價出清，唯獨你們不這麼做，公子有什麼其他計劃嗎？或者準備跟進？」

這丫頭眼睛黑得發亮，被她這樣盯著，他的心竟然亂了序，不過是個陌生女娃兒……好吧，是個漂亮到讓人心揪的漂亮女娃，但……又如何？

「我的生意、我的計劃，有必要告訴妳？」

是沒必要……唉，晴蘭輕嘆，被人潑冷水了呀，但就算被他潑冰塊，她非但不能退，還得迎上前，誰讓她欠他呀。

晴蘭咬緊銀牙，笑得沒心沒肺，「我給公子一個建言，倘若公子能聽進去，幾個月以後必能大賺一筆，屆時可否給我五十兩分紅？」

「幾句話就想換五十兩，這算什麼？空手套白狼？」賀巽失笑，怎地小姑娘模樣這般好，腦袋卻不好使。

晴蘭沒理會他的嘲諷，續道：「公子且聽我一言，非但別削價競爭，相反的還要低價大量收購其他家米糧，不久後這些米糧價格必定翻漲數倍。」

幾句話，瞬間讓賀巽心頭翻起驚滔駭浪，她怎麼會這樣說？下意識拉住晴蘭，將她往身前一扯，他居高臨下緊盯她的臉，「把話說清楚。」

晴蘭認真道：「今年氣候不尋常，怕是會有大災難降臨，屆時田地十損八九、糧米短缺，如果能趁早囤米，日後價格飆升，必能賺得鉢滿盆溢。」

「誰告訴妳會有大災降臨？」

「我姥爺，他種一輩子的莊稼，對氣候天災經驗豐富。」

眼看著他要繼續往下追問，她連忙屈膝道：「如果你相信我就照做，如果不信……希望日後你別後悔。」

丟下話，她一陣風似的往外衝，腳上像安了風火輪，跑得飛快，因為話是臨時胡謔的，禁不起對方細細推敲。

賀巽沒追出去，只是細細想著她的話，緩緩吐氣，目光更見深邃。

那廝的眼光殺傷力太強，晴蘭跑得飛快，直奔過三條街，才讓後頭追上的盧予橙阻下。

他擋在她面前，由著她的頭撞上自己胸口。

抬眼，晴蘭一臉不好意思，她忘記橙哥哥了。

「為什麼說謊？」盧予橙口氣微愠。他可以寵她，但做錯事也該教導，他認真拿她當親妹妹看待。

晴蘭無法回答。

「現在糧米雖賤，但不盡快賣出的話，待新糧收上，價格肯定會壓得更低。若對方聽信妳的話，囤下無數糧米，得賠多少錢？雖說做生意有賺有賠，但那位公子年紀尚輕，這次的挫敗對他會是多大打擊？倘若他因此一蹶不振，幾句玩笑話很可能會斷他的經商之路，妳有沒有認真想過？」

他義正詞嚴的指正，一句比一句嚴肅。

看著盧予橙年少帶著稚氣的臉龐，他是個正直的大好人啊，難怪生意做的那樣成功，難怪看不起手段百出的自己，難怪總是指責她是奸商。

她沒因為他的指責而懊惱或生氣，反握住他的手說：「橙哥哥，如果你有錢，也買一點糧米吧。」

王嬤嬤背佝僂得更厲害了，白天咳，夜裡也咳，但她仍堅持去幫人漿洗衣物。

「晴晴，嬤嬤出門啦。」王嬤嬤皺紋滿佈的臉上，充滿慈愛。

「嬤嬤可有吃飽嗎？」晴蘭放下筷子。

「有，咱們晴晴做菜的手藝越來越好了。」

嬤嬤溫柔地撫摸她的頭髮，自風寒好後，這孩子好似突然長大了，變得懂事聽話還會打理家裡。只是……承恩侯府的姑娘，怎能受這等委屈？晴晴親娘臨死前殷殷哀求，求她想辦法將晴晴送回去，要是做不到怎麼辦？

輕咳幾聲，晴蘭連忙輕拍嬤嬤後背，道：「不如嬤嬤今兒個在家裡歇歇？」

她也想歇啊，可是怎麼可能？王嬤嬤沒回答，但欲言又止的表情把話給說足了。是的，她不能不出門。一個月多前，承恩侯府的管事上門，把她們賴以生存的幾畝地賣掉，從此沒有租子收入，王嬤嬤必須接更多活計。

原本她們也要被趕出門的，是王嬤嬤拿出辛苦攢下的幾百文錢，將舊宅承租下來，才能繼續在這片屋簷底下遮風避雨。

晴蘭猜測，那天娘肯定看見自己了。

娘是高門貴女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但那一眼……是忿然吧，王氏和夏晴蘭一直是她心頭不可觸碰的銳刺。

前世所有人都小心翼翼，不敢在娘面前提起王氏母女，也幸而沒有太久，王氏與夏晴蘭就相繼離世，那根刺方隨著歲月慢慢弭平。

然而此生夏晴蘭不但沒死，還膽敢出現侯府門前，娘那口氣吞不下去，只能算在帳面上，晴蘭明白這是對她的懲罰。

她錯了，不該去承恩侯府的，多看那一眼又如何？徒然惹麻煩罷了。

「嬤嬤，您別太辛苦，能做的做，做不來的就推了吧，以後晴晴會孝敬您，給您養老。」

人待她一分真心，她必還人十分真意，她就是這種人，所以會為周勲的溫柔多情嘔心瀝血、鞠躬盡瘁。

「好孩子，嬤嬤以後就靠妳了。」王嬤嬤欣慰地把晴蘭摟進懷裡，想她一世孤寂，老來能有這孩子為伴，是上天厚待。

「我會讓嬤嬤錦衣玉食，住上大宅子。」

「有志氣。」她心疼地摸摸晴蘭小臉，跟她娘長得真像啊，當年王氏若不離開青樓，幾年下來，憑那身舞藝和容貌，定能混得風生水起，至少吃穿不憂，沒想到跟了世子爺，卻連命都混沒了。

「再不走要遲啦，晚飯等嬤嬤回來再弄，妳好好跟著盧家小子讀書認字，我們家晴晴將來可是要當女狀元的。」王嬤嬤玩笑道。

會認字、有學問，她希望承恩侯府能因此高看晴晴幾分，終有一天晴晴得回到那裡，完成她母親的遺願。

「好，嬤嬤路上小心。」

晴蘭送王嬤嬤出家門，直到背影遠了，才關上大門。

她先到後院撿蛋再把幾隻雞鳴餵飽，收拾碗筷時她想著，是時候走一趟京城了。大災難果然發生，很多地方有了蝗災，漫天飛舞的蝗蟲吃光田裡的稻子，即將收成的稻穀顆粒無收，米價翻倍，四處賣貨的盧叔叔帶回消息，說許多人都吃不上米飯了。

眼看天氣將冷，別說糧米，便是蔬菜也種不來，斷糧危機讓百官在朝堂上吵成一片。

這幾天她琢磨著，要走一趟日宣糧鋪。

洗過碗，將幾張圖紙收進包袱，再把前陣子用舊衣做成的布娃娃收進去後，打開大門，卻發現盧予橙站在門外，一身乾淨的青衫，看起來有幾分儒氣。

發生大災難一事，他是不信任晴蘭的，他親耳聽見她滿口謊言，但即便如此，他還是說服爹拿出幾十兩去買糧米。

前兩天，爹賣掉一半，不但把本錢拿回來還賺上一倍，剩下的一半，爹打算接近過年，再賣給大戶人家。

不信任為何仍照著晴蘭的話去做？不知道，也許是天性護短，在他眼裡晴晴就是親妹子，就當花點銀子哄妹妹開心，卻沒想真能賺回那麼多。

「要出門了？我陪妳。」許是默契極佳，他想，她該是時候要進城一趟了。

「橙哥哥可不能逃學。」

「沒逃學，這次是正正當當的請假。」

他再不是敬陪末座的壞學生，回回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這樣的學生請假，先生哪會多話？先生還對爹說，明年他可以下場試試，爹聞言開心得合不攏嘴，比米糧賺錢還樂呵。

那日爹點起一管旱煙，臉上淨是滿足，道：「找個時間上山，看看咱們盧家祖墳是不是冒了青煙。」

「走吧！」盧予橙接過她的包袱，並肩往村子口走。

她腳步輕快，滿眼含笑，止不住地開心，甚至哼起小曲。

「晴晴。」盧予橙欲言又止。

「嗯？」

「別抱太大希望，不說日宣糧鋪有沒有照妳的話去做，就算他們真的照做，當初不過是一句戲言、連契約都沒立，人家認不認帳不好說。」

「我知道呀。」那是賭，一個她和自己的賭約，賭這輩子與前世軌跡相同，也為自己賭一個出頭機會。

若成功，她便有了做買賣的本錢，不成？沒關係，頂多起頭難點，不代表達不到她想要的目的。

「知道還那麼開心？」盧予橙揉揉她的頭髮。

她眨眨亮晶晶的眼睛道：「今天會有進帳的。」不管日宣糧鋪給不給錢。

看著她莫名的自信，盧予橙彎起雙眉，晴晴真是變得很不一樣了，不過他更喜歡改變後的她。

晴蘭站在「羽裳坊」門前，這是房家的鋪子，現在房玉還是個十歲的小丫頭，跟在爹娘身邊打下手。

鋪子是她祖父留下來的，房玉下面還有個弟弟。

房玉很小就展露女紅天分，她會裁衣刺繡，還搗鼓出許多新鮮有趣的小玩意兒，後來她這身本事被當時最大的衣飾鋪子「月莊」盯上，企圖把房玉攬入門下。好好的，誰願意為別人作嫁，於是月莊想方設法打擊羽裳坊，但即便鋪子倒閉，房家父母也不肯讓女兒賣身為奴。

誰知月莊手段粗暴，竟栽贓嫁禍，以勾結盜匪為名，將房玉的爹爹送進牢房。

房玉的父親熬不過刑罰，死了，母親也傷心過度去世，房玉帶著弟弟走投無路。她是在那個時候收留房玉的，她將月莊扳倒，為房家報仇，從此房玉留下，為她打造全國最大、最好的「衣樓」，鼎盛時期全國有近三十間衣樓，擁有裁縫、繡娘近五百人。

這些天晴蘭不是沒有考慮過，她可以等上幾年，等月莊把羽裳坊打垮，再以恩人身分出現，收留房玉姊弟，有房玉為助力，她必定能夠再次打造獨一無二的衣樓。

然而晴蘭依了本心，前世房玉為她盡心盡力，今生輪到自己保她一家和樂安康。

房家一家人圍在桌邊，看著圖紙上的衣服款式，兩顆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。

太新鮮、太有趣也太漂亮，這年頭沒人把袖子做得那麼寬，做事不方便吶，可如果是高門大戶的婦人姑娘呢，她們喝杯水都有人伺候，不需要考慮方不方便的問題。

至於裙襬……得用什麼料子，才能縫出圖紙上波浪層疊的輕盈感？

房玉則是抱著晴蘭做的娃娃驚呼連連，娃娃的頭能轉動，手腳也能扳出各種姿勢動作，像真人似的，甚至還能幫她們梳頭髮、換衣服，她都已經十歲是個大姑娘了，也想要這樣一個娃娃，更別說年紀輕的女娃兒。

看著目不轉睛的房家一家人，晴蘭心想：原來房叔叔、房嬸嬸長這個樣子啊，這樣和樂融融的家庭，竟因某些人的貪慾而摧毀，著實可惡。

她立誓，再不教同樣的事發生，月莊不起貪念便罷，一旦使出骯髒手段，她必叫他們悔不當初。

盧予橙被房玉愛不釋手的模樣逗得發笑，沒想到有人的眼睛可以這樣黑、這樣亮，裡頭像裝進星子一樣，尤其那表情……怎麼會這麼有趣啊，好像要把娃娃給生吞了似的。

「這些全是妳想出來的？」房夫人急問，眼底有掩不住的欣賞，這孩子才多大，竟有此天分？

不，這些全是房玉親手設計的，在前世。

娃娃裡頭包裹著木頭架子，像人骨般，在關節處卡樺可以自由轉動。

前世，這個娃娃賣遍大周上下，凡疼愛女兒的父母親都要為掌上明珠買一個回家，好像不這麼做就不夠疼愛孩子似的，因此他們一年出一款，熱賣了整整十二年。

晴蘭迴避房夫人的問題，道：「除了賣娃娃之外，還可以賣娃娃的衣服，能單個賣，也可以整組賣……」

她軟聲細語一一解說，讓房老闆看到商機，「……若房老闆感興趣，我們不妨合作。」

「合作！肯定要合作的。」房玉興奮地衝上前一把抱住晴蘭，興奮地跳不停，第一次看到比自己更能耐的姑娘，何況她還這麼小，假以時日必會不同凡響。

房老闆看著一本正經的小姑娘，笑問：「妳想怎麼合作？」

「我不懂得做生意，房老闆說吧，該怎麼合作對彼此都公平？」晴蘭回道。

房老闆與妻子女兒互看一眼，再望向晴蘭。

她的五官容貌極其美麗，但更吸引人的是她那身與年紀不相符的沉穩，彷彿不是個八歲孩童。

房老闆道：「往後凡是姑娘帶來的衣服圖稿，一張我用二十兩銀子買斷，至於娃娃以及妳說的小東西，我們賣掉多少，妳都能收兩成利潤。」

兩成利潤？盧予橙驚訝。

圖稿買斷實屬寬厚，這年頭女子都會女紅，多看個幾眼，就算做得不及羽裳坊，也能模仿出幾成。

但是娃娃？晴晴不過是個孩子，就算是佔了便宜，她也沒有能力同他們相爭，可是對方沒有，還願與她分成？這老闆如此寬厚實誠，便是這樣的心性方能教出……眼神如此乾淨澄澈的女兒吧。

晴蘭也沒料到房叔叔這般大方，一哂，大方道：「就依房老闆說的。」

立好契約，晴蘭收下六十兩銀票，同房玉和房夫人認真討論過裁剪與布樣後，她與盧予橙走出鋪面。

從沒見過那麼多銀子，晴晴應該喜不自勝、得意非凡吧？盧予橙本想誇她幾句，卻見她一臉平靜，彷彿兜裡揣著的不是六十兩而是六十文，不禁有幾分訝異。

「在想什麼呢？」盧予橙問。

「在想怎麼在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六十兩變成六百兩、六千兩。」她自信回答，眼底的篤定令他心驚。

她來了。

賀巽一直在等她——自從那天過後。

他並不認識她，卻覺得她熟悉，很奇怪的感覺，而這份奇怪，讓他在過去幾個月裡，心頭不時浮上她的倩影。

視線相觸那刻，夏晴蘭眼睛一亮。

他長得比周勲更好，五官精緻、眉眼深邃，只是他不像周勲，總擺出一副風流倜儻溫柔可親的模樣，相反的，他常常散發出「生人勿近」的氣場。

「公子可還記得我？」晴蘭落落大方地走到他跟前。

沒等賀巽回答，白叔方搶上前，一把拉住晴蘭的小胳膊，一臉興奮地打量起她，「就是這小丫頭嗎？」

賀巽點點頭。

白叔方一樂，親近地揉起她的頭髮，像揉狗毛似的。

晴蘭還來不及抗議，賀巽已經將他的手架開，擋在兩人中間。

為啥？因為……礙眼。這是第一次，賀巽覺得好兄弟礙眼。

被瞪了？白叔方一頭霧水，幹麼啊，不就是個小不點兒，揉揉頭怎麼了？

白叔方古怪地回望賀巽，然後彎腰再度把臉湊到晴蘭面前說：「小丫頭，妳絕對不相信，妳的一句話幫我們賺進多少？」

其實賀巽對這場蝗災隱約有印象，但不確定會發生在哪個時間點，前世此時的自己正埋首苦讀，雙耳不聞窗外事，只知道糧價高到家裡只能天天熬稀粥。

然而這個莫名其妙出現的小丫頭，幾句話讓他下定決心聽她的話這樣做，他做了，也賺了！但他賺最多的不是十萬兩雪花銀，而是賺得在皇帝跟前掛上號。

前幾天，他捐出二十萬石糧米，並將地薯苗栽呈到皇帝跟前，這份禮物不是最昂貴的，卻是此刻最能為朝廷解決問題的，皇帝龍心大悅，決定封賞。

皇帝問：你想要什麼？

初生之犢不畏虎，賀巽抬頭，清澈目光直視龍椅上那位，尚未變聲的嗓音中還帶著幾分稚氣，他昂首挺胸回答：「我要一個能為百姓做事，報效朝廷的機會。」聞言，皇帝樂不可支，銳利眸光倏地變得溫和。

隨著白子的話，晴蘭心花怒放。他賺了？真好啊，她還他一點點了……

「那公子可還記得與我的約定？」雙目閃閃發光，閃的是小心思、小貪婪，和大大的可愛。

賀巽冷冷的臉龐洩漏一絲笑意，他從懷中掏出銀票，但在晴蘭接手之前，瞬地舉高右手。

看他那副姿態，晴蘭惱了。這是怎樣，要給不給的？她鼓起腮幫子，抓住他的手臂，連蹦帶跳的伸手搶，但她還是個小豆丁呢，哪裡搶得贏？

晴蘭噘嘴，噘起一臉的不滿意，「想說話不算話嗎？行啊，以後別往來了，有好事再也不告訴你。」

她的生氣缺乏威脅力，他想笑卻硬是憋住。

「除蝗災囤糧之外，妳還知道其他事嗎？未來、尚未、發生的事？」

賀巽一個詞一個詞說得緩慢，灼灼目光對上，帶著兩分威勢、三分脅迫。這是他在胸臆間反覆斟酌的話，他臆測她和自己是一樣的人，這個念頭讓他心潮起伏不定。

他的意思是……晴蘭心跳陡然搶快兩拍，他當她是神婆、是妖魔鬼怪了？晴蘭連連搖頭，無法接球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球給打回去。

她道：「什麼叫做未來尚未發生的事？既然尚未發生，我怎麼可能知道，又不是未卜先知。」

他猜錯了？賀巽問：「種莊稼的人到處都是，卻沒人能預測天災，為什麼……」

晴蘭急急接話，「哼！我姥爺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天地間最厲害的，他早上說會下雨，下午便有大雨傾盆，他春天說會枯旱成災，秋天就會米糧減產，他說會有天災危禍，就一定會有！」

她刻意裝萌，一雙圓滾滾的眼睛直盯他，滿臉的崇拜、滿眼的驕傲。

瞧她那副得意洋洋的小模樣，所以是對祖父的尊敬與盲目崇拜，讓她把老人家無意間出口的話當真，然後陰錯陽差遇上自己，大膽出言？

念頭起，賀巽緩和了眉目。

晴蘭見狀，心知唬過賀巽了，趁他沒防備，她蹬腿奮力一跳，攀著他的手臂，抓住他手中銀票。

「我搶到了！」她笑得臉上開出一朵花，彎彎的眉、彎彎的眼、彎彎的嘴角，彎了他冷峻的臉龐。

滿意地看過上頭數字，她表現出小小貪婪，吐吐舌頭再輕拍他胸口兩下，她說：

「大哥哥，以後要是姥爺說要下大雨、颳大風，我肯定第一個跑來告訴你，只要大哥哥像今天這麼大方就行。」

看著她帶著嬰兒肥、白裡透紅粉嫩得讓人心動的小臉，他一個沒頂住，竟彎下腰，

兩手各掐起一邊臉頰，往旁邊扯開，語帶恐嚇，「往後這種天災人禍的胡話別到處亂講，這次是好運，萬一不準，被人剝了皮可別哭。」

「誰曉得呢，說不定我是天生福星，說什麼準什麼。」臉頰被扯開，她說話漏風，偏生要把話給說齊，那模樣可逗啦，逗得一旁的白叔方笑個不停。

但盧予橙不滿了，那是他家妹妹，誰准外人動手動腳的？大步上前，他一把推開賀巽，將晴蘭護在身後。

賀巽瞄了盧予橙一眼，默不作聲。

「沒事了，我們回家。」盧予橙道，一雙眼睛仍防備地看著賀巽。

「好啊。」晴蘭從盧予橙身後探出頭，握著銀票晃兩下，笑得一臉糖，道：「謝啦，大哥哥。」

賀巽倚在門邊看著兩人背影，笑意更盛，這古靈精怪的丫頭，長大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模樣？直到人走遠了，他才突然想起沒留下她的姓名住址，那麼往後……數息過後，也不知道哪裡來的篤定，他揚唇笑開，會的，他們還會再見面的。

確定背後兩道威脅眼光不在了，盧予橙凝聲道：「以後別再同他打交道，那人年紀雖輕，看起來卻不簡單，沾上了，怕是要沾出無數麻煩。」

輕輕笑開，晴蘭抬高下巴，搖搖頭晃晃手指，「這事，我不聽橙哥哥的。」

既是還債，怎能不繼續打交道？